

存在是一种境界

永不停歇的潮汐：我们。

——埃利亚斯·卡内蒂

一双短袜

〔美〕威·莱·菲尔普斯

一个明朗的下午，我走在第五大街上，忽然想起得买双短袜。至于为什么我只想买一双，那是无关紧要的。我看到第一家袜店，就走了进去，一个年纪不到 17 岁的少年店员向我迎来，“您要什么，先生？”“我想买双短袜。”他的眼睛闪着光芒，话语里含着激情。“您是否知道您来到的是世上最好的袜店？”这我倒没有意识到，因为我是偶然走进这家商店的。“请跟我来，”那少年欣喜若狂地说。我随他来到店堂后部，少年从一个个货架上拖下一只只盒子，把里面的袜子展现在我的面前，让我鉴赏。

“等等，小伙子，我只要买一双！”“这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我想让您看看这些袜子有多美，多漂亮，

真是好看极了！”他脸上洋溢着庄严和神圣的狂喜，像是在向我启示他所信奉的宗教的玄理。我对他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袜子的兴趣。我诧异地望着他。“我的朋友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你能一直这样热情，如果这热情不只是因为 you 感到新奇，或因为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——如果你能天天如此，把这种热心和激情保持下去，不到 10 年，你会成为全美国的短袜大王。”

我对这少年做买卖的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觉得惊异，读者对此应当不难理解。因为在许多商店，顾客得静候店员的招呼。当某位店员终于屈尊注意到你，他那种模样会使你感到是在打扰他。他不是沉浸在沉思中，恼恨别人打断他的思路，就是在同一个女店员嬉笑聊天，叫你感到不该打断如此亲昵的谈话，反要向他道歉似的。

无论对你，或是对他领了工资专门来出售的货物，他都毫无兴趣。然而就是这么个冷漠无情的店员，可能当初也是怀着希望和热情开始他的职业的。年复一年枯燥乏味的苦差使他无法忍受，新奇感也被磨掉了，只在工作之

余，他才能找到一点欢乐。他成了一个傀儡，变得无能，他看到那些工作热情比他高的年轻店员晋了级，超过了他，他感到愠怒。他已走到最后一站，他不再有用。

各行各业都有许许多多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走下坡路，意志消沉。我见得太多了，于是得出一个结论：机械地干工作必然导致失败。一些学院和学校里面的教师，几乎比他们最迟钝的学生还要呆板，他们也进行教学活动，但就像一台台电话机一般，他们没有一点人情味。

智慧语录

我见得太多了，于是得出一个结论：机械地干工作必然导致失败。

行动中创造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

生存何足道 要生活 就必须行动。你在何处 我在向你呼吁 箭手 生命之弓在你脚下横着。俯下身来 拣起我吧 把箭搭在我的弓弦上 射吧！

我的箭如飘忽的羽翼，嗖地飞去了，那箭手把手挪回来，搁在肩头，注视着向远方消失的飞矢。而渐渐地，已经射过的弓弦由震颤归于凝止。

神秘的发泄！谁能解释呢？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——在于创造的刺激。

万物都期待着在这刺激的状态中生活。我常观察我们那些小同胞，那些兽类与植物奇异的睡眠——那些禁锢在

茎衣中的树木、做梦的反刍动物、梦游的马、终身懵懵懂懂的生物。我在他们身上感到一种不自觉的智慧，其中不无一些悒郁的微光，显出思想快形成了：

“究竟什么时候才行动呢？”

微光隐没。他们又入睡了，疲倦而听天由命。

“还没到时候呐。”

我们必须等待。

我们一直等待着，我们这些人类。时候毕竟到了。

可是对于某些人，创造的使者只站在门口。对于另一些人，他却进去了。他用脚碰碰他们：

“醒来！前进！”

我们一跃而起。咱们走！

我创造，所以我生存。生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创造的行动，一个新生的男孩子刚从母亲子宫里冒出来，一切都是种子，身体和心灵均如此。每一种思想是一颗植物种子的包壳，传播着输送生命的花粉。

造物主是一个劳作了六天而在安息日休憩的有组织的工人。安息日就是主日，那伟大的创造日。造物主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日子。如果他停止创造，即使是一刹那，他也会死去。因为“空虚”会张开两颚等着他……颚骨，吞下吧，别作声！巨大的播种者散布着种子，仿佛流泻的阳光，而每一颗洒下来的渺小种子就像另一个太阳。倾泻吧！未来的收获 无论肉体或精神的 精神或肉体 反正都是同样的生命源泉。“我的不朽的女儿，刘克屈拉和曼蒂尼亚……”我产生的思想和行动，作为我身体的果实……永远把血肉赋予文字……这是我的葡萄汁，正如收获葡萄的工人在大桶中用脚踩出的一样。

因此，我一直创造着。

智慧语录

巨大的播种者散布着种子，仿佛流泻的阳光
而每一颗洒下来的渺小种子就像另一个太阳。

自我介绍

〔黎巴嫩〕纪伯伦

人的一生，最妙不可言的就是：灵魂仍然翱翔在留连忘返的地方。我就是这样一个忽视时间与距离，仍然记住这些地方的人。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梦幻，我也不会让它随白云飘向远方。正是对于昔日的怀念，唤起了我的永恒记忆。但是，假如让我在悲伤和欢乐之间作一抉择，我不愿用我自己的心灵的悲伤去换取全世界的欢乐。

让我用帷幕挡住过去，讲一讲我目前及今后的事情给你听吧。我知道，你喜欢听一个你所喜欢的男孩说的事情。听着，我给你讲述纪伯伦故事的第一章：我体质很差，却很健康，因为我从来不去想它，也没时间想它。我喜欢抽烟，也喜欢喝咖啡。如果你现在来看我，一进房门，你就会发现我隐身在浓浓的烟雾里，烟雾里混合着亚

满尼特咖啡的香味。

我嗜工作如命，绝不能容忍不干活让时间白白流逝，哪怕是一秒种。一旦我发现自己变得迟钝或者懒于思考，那日子真比奎宁还苦涩，比狼牙还锋利。我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写作和绘画之中，我在这两种艺术中享受到的乐趣超乎一切娱乐之上。我感觉得出来，体内情感的火焰想借墨水和钢笔表达出来。但我不能确信，阿拉伯世界是否还会像三年前一样友好地对待我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已经有敌意的迹象显示出来。叙利亚人称我为异教徒，埃及的文人墨客拼命诋毁我：“他是公正法律的敌人，家庭纽带的对手，传统的叛逆。”

他们讲得都不错。我不喜欢人为的法律，又蔑视我们祖先留下的传统。仇恨源自那神圣而崇高的仁慈的爱，这种仁慈是尘世一切法律的源泉，因为仁慈是上帝在人身上的影子。我知道，我赖于写作的原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心灵的呼声，因为精神的独立倾向之于生活，就像我们的心灵之于肉体，是独立的……我这些说法是会被阿拉伯世界

接受呢，抑或像影子一样渐渐隐去，最后消失？

纪伯伦能使人们的眼睛从脑袋和荆棘转向光明和真理吗 或是纪伯伦像其他庸人一样从这个世界走向天国 而不留下任何表明他存在过的东西呢 我不得而知。可我觉得心灵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躁动，一直想迸发出来，并且总有一天它会在上帝的帮助下迸发的。

智慧语录

我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写作和绘画之中，我在这两种艺术中享受到的乐趣超乎一切娱乐之上。

每一天的决战

〔日〕池田大作

人生如梦，而生命是永恒的。转瞬即逝的生命比所有的财宝都珍贵。将如此宝贵短促的生命无所事事地轻抛是可耻的。

对人类来说，没有比为使命而活着更可贵的了，同时也没有比不知为何生存更空虚的了。彷徨的人只不过在别人眼中是自由的，对不得不彷徨于路的人来说，他没有了生存的根基，打发着一个个充满不安和内心空虚的苦恼日子。没有使命感的人生犹如彷徨的人生。即使在今世看来比较理想的人生观，若站在上一级宇宙的高度来考察，就会产生疑问这是正确的人生观吗这就成为一个极其艰深的问题。必有一个宇宙至高的，或者说代表生命本源的法则，所谓命运，不就是人们从法则那儿得到的报应吗？

人类生命中有一个像最大公约数一样的共同基础。那是生命的支柱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人们的才能、天分得到发挥。若失去了做一个人最本质的基础，再杰出的才能也会枯竭，甚至会耗尽生存的力量，不得不走向衰亡。人类生命中这种必备因素是与生俱来的，熟知人的本质基础之后，才能去寻找可充分发挥个性的合适场所。

“既然是人就要竭尽全力生存。”把这一条当作焦点来观察一个人，就会发现，外表的不同都是枝节。去掉这些枝节，只会剩下赤裸裸的人类生命的胴体。要判断他的人生价值，这是惟一的基准。

人生就是建设，一旦建设停止，人生就失败了。

对自己眼下能做的事必须点燃起你的热情。对眼下能做的事情不付出全力的人，是没有资格谈未来的。首先得稳稳地站住脚跟，才能进行下一个大飞跃。

想想看，一天只有 24 小时，利用交通工具，跑得再

快，也不能改变这一点。这样说来，不管在哪里，不管怎样做，只有自己的“存在”才是确实的。怎样充实这个自我呢？这就看你怎样充实每一天。甚至是否能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，是否能在社会上拥有主动权，关键也在于每一天的充实。有利的环境本身是单调的，如果你设法利用这些有利因素，使自己的人生变得充实起来，这种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。

人们每一天都在决战，昨天的成功，并不能保证今天的胜利，昨天的挫折不一定就导致今天的失败。每一瞬间的实干才是重要的。所有的实干加在一起，它的本质就是你的机会和才能，这才是你一生的总决算。

智慧语录

对眼下能做的事情不付出全力的人，是没有资格谈未来的。

我的生活

〔美〕亨利·门肯

我远比大多数人幸运，因为我从童年起就能靠工作谋得优裕的生活，我所做的恰恰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——要是不给我报酬，我照样会干，而且还很乐意。我相信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不会很多。千百万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从事他们不感兴趣的工作。至于我，除了也曾遭逢人生难免的不幸之外，一直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。因为我在不幸中仍享受到自由行动所带来的巨大满足。总的说来，我所做的恰好是自己想做的事，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感兴趣。我写文章、出书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人，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，正如一头母牛产奶不是为了使牛奶商获利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一样。我希望自己的大部分思想是健全的，但我其实并不在乎。世人可以对它任意取舍，反正我在构思它时已经得到了乐趣。

我认为，获取幸福的手段除满意的工作以外，就要数赫胥黎所谓的家庭感情了，那是指与家人、朋友的日常交往。我的家庭曾遭受过重大的痛苦，但从未发生过严重的争执，也没有经历过贫困。我和母亲及姐妹在一起感到十分幸福，我和妻子在一起也感到十分幸福。经常和我交往的人大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。我和其中一些人已有 30 多年的交情了。我很少把结识不到 10 年的人视为知己。这些老朋友使我愉快。当工作完成时，我总是怀着永不消歇的渴望去找他们。我们有着共同的情趣，对世事的看法也颇为相似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爱好音乐，在我的一生中，音乐比任何其他外界事物给我带来更多的欢愉。我对它的爱与日俱增。

至于宗教，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。我成年以后从未有过任何堪称宗教冲动的经历。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我面前都是不可知论者，虽然我小时候也曾被送进主日学校，接触基督教神学，但他们从没有命令我信仰宗教。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学习宗教知识，但他显然从未想到过要我信教。他真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。我在主日学校的收获——除熟

悉了大量的基督教赞美诗以外——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：基督教信仰充满着明显的荒谬之处，基督教的上帝是反常、悖理的。从那以后，我读了大量的神学著作——也许远比一般的牧师读得更多，但我从未发现有任何理由要我改变自己的想法。

智慧语录

我所做的恰好是自己想做的事，我对自己所做
的事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感兴趣。

美国梦

〔美〕德莱塞

二三月间，春来欢迎你的时候，商业街的窗口拥塞着精美无比的薄绸以及各色各样缥缈玲珑的饰品，还有什么能这样分明地报告你春的到来吗？十一月一开头，它便歌唱起棕榈滩、新开港以及热带和暖海的大大小小的快乐。等到十二月，那么同是这条马路上又将皮货、地毯，跳舞和宴会的时装，陈列得多么傲慢，对你大喊着风雪快要来了，其实你那时从山上或海边回来还不到 10 天里。你看见这么一幅图画，看见那些上流人物的住宅，总以为全世界都是非常繁荣、独特而快乐的。然而，倘使你那知道那俗艳的社会的矮丛，那介于成功的高树之间的徒然生长的乱莽和丛簇，你就会觉得这些无边的巨厦里面并没有一桩事件是完美而沉默的了！